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蒙齋集卷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銜臣朱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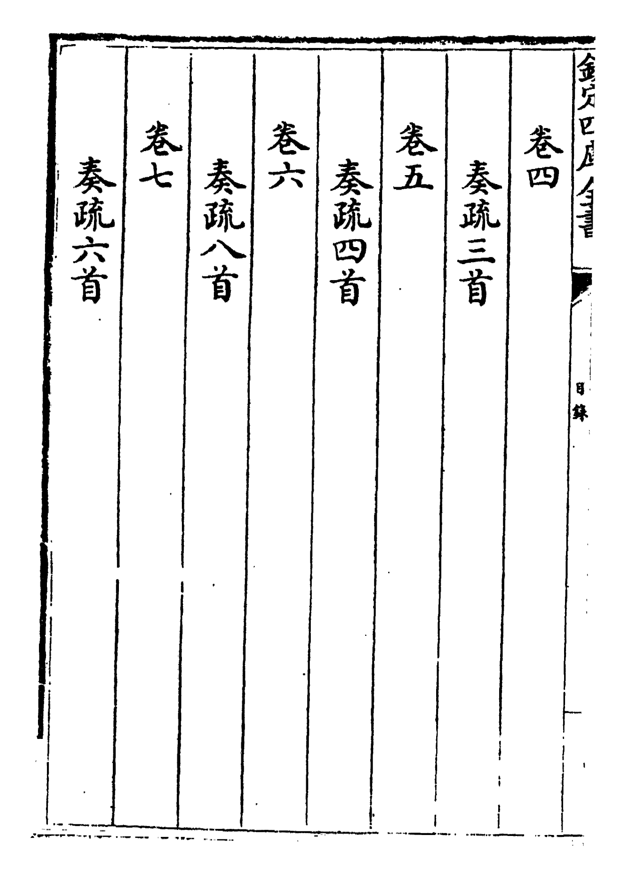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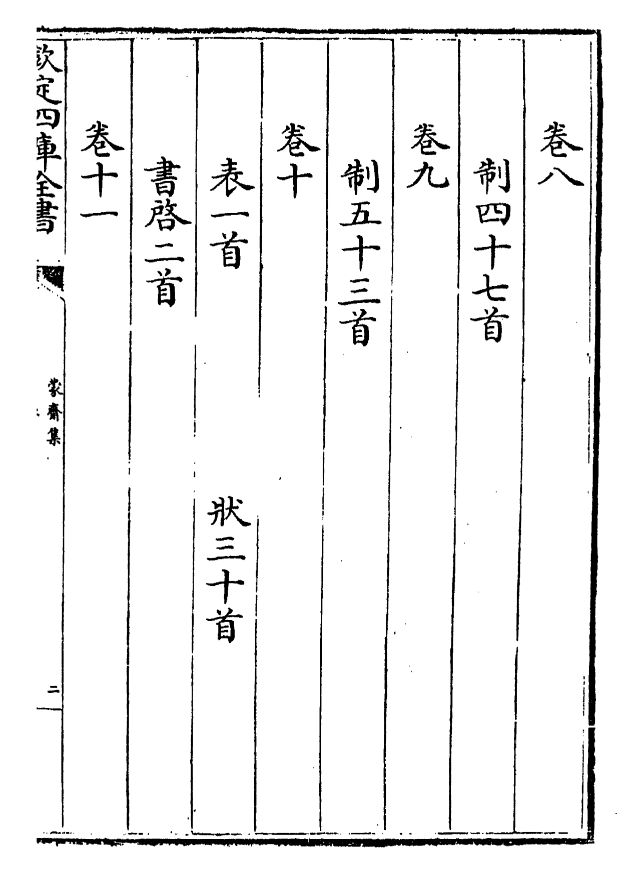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倉思震

集部四

蒙齋集目錄

別集類三 宋





臣等謹案蒙齋集宋袁甫撰甫字廣微鄞縣人禮部侍郎燮之子舉嘉定七年進士歷官

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權兵部尚書贈少傅
謚正肅事蹟具宋史本傳焦竑國史經籍志
載甫所著蒙齋集本四十卷自明以來傳本
甚稀近時李鄴嗣等輯甫上耆舊詩蒐羅頗
廣而亦未見甫集僅從他書摭拾編次則其
佚固已久矣甫胚胎家學經術湛深闡發理
道之言皆能得其精蘊歷官所至汲汲以興
利除害為事凡有奏請鑿然可見諸施行其

在徽州所上便民諸條迄今利賴不同空談無補之流至於遇朝廷大事侃侃直陳尤為切中窾要如史嵩之議約蒙古伐金甫力持不可且言嵩之輕脱難信幾罹危禍又力斥史彌遠之專政而勸理宗以獨攬乾綱更為人所難言今諸疏雖不盡傳而所存劄子尚夥要旨剴切權貴抗論不阿可稱忠鯁之士其他詩文類多明白曉暢切理饜心不屑屑

為粉飾藻績之詞而有體有用務衷諸道洵
能不負所學者維袁氏祖孫父子以儒術傳
家經明行修世濟其美其名姓固已昭著史
冊獨其遺編湮没幾數百年今幸逢網羅放
佚之時甫之祖文所著甕牖閒評既已裒輯
刊布甫之父燮所著絜齋集及毛詩講義並
仰邀
宸章褒詠光賁藝林茲甫所著全集又得排次成帙

勅為完書實賴
聖朝表章遺籍闡發幽光復於蠹蝕之餘乘時並顯
而其褆躬砥行之大略益藉以㕘攷而知其
文傳而其人亦彌足重矣乾隆四十七年四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蒙齋集卷一

宋 袁甫 撰

經筵講義

易發題

臣聞日月為易案此語本虞翻參同契注先儒黄澤嘗辨其字體之訛袁甫猶仍舊說有日則有月而日月不相離也日為陽月為陰有陽則有陰而陰陽不相離也陽為剛陰為柔有剛則有柔而剛

柔不相離也何也為物不貳也惟其不貳故包犧氏畫為一一畫之義人以為陽而不知其非偏陽也人以為剛而不知其非偏剛也有一則有二自二而八自八而六十有四千變萬化周流不居故名之曰易陰陽剛柔悉該乎一畫之中大哉至哉故易三畫而成卦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畫雖三而道則一兼三才而為之主宰者其君乎而世之論君道者乃曰日為君象陽剛不撓常伸乎萬物之表所謂君道者如此而已然未

足以知易之妙也何謂易之妙陰陽剛柔本不相離陽非偏陽也而有陰焉剛非偏剛也而有柔焉日昱乎晝而收斂歸宿在乎夜陽剛皆動而涵蓄潛藏在乎靜不睹不聞之地有默觀密察之功則隨所發用自然陽明自然剛健故聖人善用陽剛上配天道萬古周流而無一息間斷在吾身則為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聲色玩好之娛自不能惑在宮庭則為閑有家之初而險詖私謁之心自不敢萌在天下則非獨君子登用而小人亦

無失所之憂非獨中國乂安而蠻夷亦在化育之內是乃至陽眞剛而非偏陽偏剛之所能為也陰陽剛柔動靜之妙還相為本不見其始孰知其終不見其迹孰知其窮嗚呼夫是之謂眞剛夫是之謂一夫是之謂易臣得於父師者大旨如此敢為陛下誦之惟聖明采擇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臣觀棘子成之言蓋見當時文弊之極矯枉過直之論欲盡棄文而純用質子貢以為君子之道則不如是蓋深病棘子成之言為太野故謂失言之不可悔猶駟馬之不可追也於是又從而發明之曰文猶質之不可廢質亦猶文之不可廢也若曰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則是虎豹之皮與犬羊之皮相似而無别耶聖人於禮樂則從先進答林放問禮則以為寧儉寧戚然至於論文質則取彬彬之君子而野與史無取焉蓋救弊則不得已

而取其彼善於此論道則非全美盡善未可以為至也或曰處後世極弊大壊之時則如之何曰今之所謂質者非古之所謂質也苟且而已矣今之所謂文者非古之所謂文也虛偽而已矣苟且虛偽之弊合而世道日至陵夷不可收拾甚可悲也必欲復古之道其惟先尚質實而後加品節焉一掃苟且虛偽之弊而後君子之道幾矣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臣聞欲善惡惡人人所同此上帝降衷之良心也今語人曰汝為天下之善人則莫不躍然而喜推已欲善之心人之有善則必喜談而樂道之又從而左右羽翼之惟恐其美之不成也又語人曰汝為天下之惡人則莫不拂然而怒推已惡惡之心人之有惡則必哀矜而憫念之又從而訓誨正救之惟恐其惡之終成也此其用心洞洞乎其公也休休乎其大也是眞可以為君子人也乃若小人則反是人之有美惟恐其成也嫉之壞之

而已耳人之有惡惟恐其不成也誤之陷之而已耳此其用心知有已而不知有人知有私而不知有公是眞可以謂之小人也嗚呼人主每病於君子小人之難察也豈知觀人之道不必觀諸他而當觀諸心人孰無欲善惡惡之心哉能視人猶已者則為君子不能視人如已者則為小人此觀人之法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

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臣觀季康子之發問而首以殺為言蓋謂無道為有道之害不加誅殺則害不除政不肅是固然也然良心善性人人固有導之以仁義齊之以禮樂自可使之遷善遠罪而又何以殺為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體天地好生之大德以父母斯民欲善而民善以德而感德眞如風行草偃之易茍至於是則吾與斯人並生並育於覆載之間此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功也而無所事

乎殺矣雖然春夏之長養生也秋冬之肅殺亦生乎曰雪霜之威仁莫甚焉萬物歸根復命遇春夏復榮生莫大焉皋陶之告舜自帝德罔愆而下十四句皆生之謂也而獨有刑故無小一語則亦未嘗廢夫刑蓋生固德也而刑亦德也孟子所謂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季康子識不足以及此乃先萌一殺心其與天地好生之德大悖矣此孔子所以深排而力戒之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臣聞聖門所謂文者非詞華之謂也夫子曰文王旣没文不在茲乎顔淵曰博我以文所謂文者卽道也彝倫之懿粲然相接者皆文也三千三百待人以行者皆文也孔子振木鐸於衰周正將以續斯文之將墜耳一時以文會友莫盛於洙泗麗澤之兊何往而非斯文之講習哉旣曰文而又曰仁同乎異乎曰文者其所著見而仁者其根本名異而實同也會之以文蓋所以輔吾之仁也聖人切切於求仁造次顚沛未嘗暫舍終食之間

未嘗或違孔子告顏淵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蓋言為仁專在乎反己己不自力他人奚預焉今曾子取友以為仁亦曰輔之而已雖用力在己而又得良輔則切磋琢磨之益日增而克己復禮之功亦多助矣噫後世師友之道不明學者但知雕蟲篆刻破碎經旨以是為文所謂輔仁者漠然不知為何事平居旣無講貫之素一旦出而事君不仁而在高位斲喪國脈戕賊民命皆不仁者之為也為國家者果何賴於若人哉然則修明

師友講習之學豈非人主之急務乎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臣按顏淵問仁孔子告以克己復禮夫具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有此身此身本與天地相似與萬物一體如之何而克己曰己與天地萬物本無隔也而認八尺之

軀為己則與天地萬物始隔矣故惟克己則洞然大公不見有己矣何謂克曰以艮卦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觀之則是内不見己外不見物而克己之義瞭然矣克己何以能復禮曰禮者周流貫通乎天地萬物之間無體無方無不周徧人惟認八尺之軀為己於是去禮始遠茍不認己為己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禮也吾亦天地萬物中一物耳無往非禮而何有於己哉故不克己則禮失旣克己則禮復又發明之

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玩一日字正所謂朝聞道也正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凡人昏昏於物欲之中如醉如夢一日勇決無牽制無拘滯無二三此身與天地萬物了無阻隔人即己也己即人也天地萬物皆非形軀之所能間也故曰天下歸仁焉言天下皆在吾仁之内也禮之復也非是外復仁之歸也非是外歸本一而非二也又發明之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前之己而曰克此之己而曰由豈有二己哉曰非有二己也塵

去鑑明而即此鑑也雲消月皎而即此月也未克己之前雲也塵也皆蔽我累我者也烏可以不克既克己之後月也鑑也本如是光明本如是瑩潔動靜闔闢變化運用何所不可故曰由言為仁在我而已豈由他人哉顔淵既領會夫子之大旨而猶問其目者蓋聖門師弟子之間學聚問辨不造其極不止也克己復禮特大綱耳又有餘目焉所以再叩夫子夫子舉視聽言動四者告之蓋四者即己內事也己視己聽己言己動皆己也

然微有非禮則是為己所蔽也為己所累也夫惟非禮則勿視非禮則勿聽非禮則勿言非禮則勿動無斯須頃刻不在禮中則是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至此尚何己之足累哉顏淵即慨然承當此任曰請事斯語事云者言從事於此也聞聖言而不能行者不足以言事矣嗚呼顏淵陋巷匹夫耳聖師勤勤啓發猶有天下歸仁之言況人主奄有四海必欲人人皆歸吾仁可不奮一日克己之勇置此身於禮度之中哉如曰

此事由人而不由已則雖聖人亦無所用其力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臣觀夫子答仲弓問仁與答顔子之意一也説者但知夫子告顔子以克己復禮而不知告仲弓者亦克己復禮而初無異旨也禮器曰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夫大祭之禮

至於饗帝則無以復加此可以觀禮矣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夫大賓之禮至於兩君相見則無以復加此又可以觀禮矣此章所謂大祭大賓者皆禮之盛也一出門之間而儼然如見大賓一使民之際而肅然如承大祭當是之時此心之清明靜瑩為何如哉故曰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而春秋左氏傳載臼

季之言亦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由是言之仁禮本一源禮在是仁即在是矣而人之所以不能動合乎禮者何也有我之私累之也人有不欲而施於我我必有所不平我有不欲而可施於人乎通人已為一則已之所不欲人亦不欲也非人之所欲者斷斷乎不可施於人如是則此心洞然大公了無間隔施之於家邦人人在春風和氣之内而又何怨之有然則勿施不欲即克之謂大祭大賓即復禮之謂而邦家無怨即所

謂天下歸仁夫子之告仲弓即其告顔子之旨也回雍皆在德行之科足以傳夫子之道故雍也請事斯語亦奮然承當與顔淵一同熟誦此章深味厥旨於無怨一語尤當玩索蓋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為國家而使一夫有怨心則足以感傷和氣矣欲人之無怨惟仁者能之而為仁之要不外乎克已復禮聖人垂訓萬世其明白的切如此

經筵進講故事

周威烈王六年齊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廢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鄄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彊於天

下

臣謂齊威王烹阿封即墨之事人特見一時威權之奮發耳不知平日密察之功蓋有素也於即墨則曰吾使人視即墨於阿則曰吾使人視阿威王不輕信毀譽之說而必謹擇夫寄耳目之人其人果可信也吾然後使之是故賢否一定而賞罰不差近者朝廷有計田收劵之令臣奏疏凡三四甚為陛下惜此一舉何則科斂無名搖動人心非美事也況今日任牧民之寄者大而郡

守小而縣令誰懷視民如子之心緣傍此令朘削脂膏姦胥黠吏又縱尋斧焉本根之傷多矣臣嘗於經筵舉威王之事為陛下反覆言之以為任陛下之耳目者在內則臺諫在外則監司陛下所使為臺諫監司者誠如威王之使人視阿即墨瞭然如見之目前而赫然加賞罰焉則封者無愧而烹者亦甘心矣如陛下一出此令之後聽諸路之守令肆其欺誕任其椎剝惟求取辦於一時不顧元氣之日耗臣竊為寒心焉強敵攻支體於

外而陛下又自戕腹心於內厥今論者俱知敵人之可畏而不知履畝之令自生一敵可畏尤甚若陛下寄耳目之人蚤夜密察吏不得肆其姦尚庶幾焉不然殆哉

太祖高宗創業中興艱難甚矣陛下其無忽

漢元帝永光五年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

於壅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惟陛下戒所以崇聖德

臣觀匡衡所陳其戒雖有六而切於漢元帝之身者二條而已一曰無斷二曰後時葢元帝之天資仁愛溫良者也湛靜安舒者也仁愛溫良者乏剛明果斷之操湛

靜安舒者無奮迅振作之風遂將賢否混淆邪正雜糅漢業之衰端由於此衡不能挈此二戒懇切言之使元帝豁然感悟改過遷善而乃混六條之中以聽人主自擇衡亦不善於格君矣當是時貢禹之徒不力救優柔之失而徒以甘言游辭求合人主意此固不忠之甚者劉向上疏慷慨激切其言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可謂深中膏肓之病矣然亦有遺憾焉孟軻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

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國定矣當元帝時莬中書典樞機者其人其政大略可覩然奚必屑屑然較勝負於此哉君心之本原未正而欲挽回於末流固宜戞乎其甚難也獨匡衡能從其用心治性而箴之然所言駁而未純泛而不力嗚呼漢儒病在不學耳使果有孟軻之學何患不能正君而國定哉匡衡劉向號為名儒卒不能有格心之業使天下謂儒無益於人之國儒果無益於國耶讀史至此為

之掩卷三歎

前漢元帝紀贊曰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臣今月初九日獲侍清光於經筵陛下舉漢元帝好儒故事王音云論者謂元帝特未得眞儒而用之耳如得眞儒而用之何患牽制文義優游不斷耶此論甚佳卿以為如何臣奏聖學高明如此可為宗社慶可為善類

慶大凡眞儒固鮮而識眞儒者尤鮮譬之玉焉眞玉未必無瑕人見其瑕也遂輕棄之不知雖曰有瑕不害其為玉何可棄也若石而無瑕不過石耳又奚足貴人才亦猶是也眞賢實能豈無微過惟識眞者不以小疵掩其大德如使寸寸而量銖銖而較則眞儒不以小瑕而棄者幾希此惟在陛下明知人之鑑以洞燭人才之底藴而已矣陛下欣然嘉納臣退而思之尚有未盡之遺論焉當元帝時劉向之剴切蕭望之之剛正雖未足為

古之儒就漢世言之亦可謂儒之眞者矣元帝非不知二賢之可用也向數有論奏深當上心則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望之為師傅帝知其經明行修材任宰相夫既心知之則當篤任其人既曰將思之則當力行其言然向之精忠終不能奪王氏盜竊之權而望之一為恭顯所陷恥以其身就吏寧死而不悔嗚呼曾是而謂元帝好儒可乎論者謂帝特不得眞儒而用之故有優游不斷之失不知有儒如劉蕭尚且外為尊敬之貌而內

無信用之實卒使抱恨以終其身假令得古之眞儒元帝能用之耶然則人主之病莫大乎柔弱柔弱而不斷則左右小人乘間投隙變亂是非君子不得一日安於朝廷之上此則漢元帝膏肓不治之疾而非漢無眞儒之所致也有天下者尚鑒兹哉

唐太宗貞觀三年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勑尚書細務

屬左右丞維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臣謂太宗以宰相親細事則不能助朕求賢蓋光陰迅速而精力有限以有限之精力而耗於迅速之光陰用之於細事則必不能專心於求賢此必然之理也近者兩相竝命庶明勵翼陛下親灑御札從右揆之請使自丞相以下以及百執事各勤修職業於本局寅而入未而出誠率勵羣工之要務然臣區區之意謂可以革向來百官怠惰苟且之弊耳若夫為宰相者僅了細務於

朝堂而未能同心協慮助陛下求賢此乃太宗之所深慮而未可為今日喜也夫以房玄齡杜如晦號為唐賢相猶且區區於目前之細務而未能專以求賢為急太宗於是以事之小者使尚書左右丞當之而大事乃關於僕射此令一出為房杜者何所辭其責哉甚矣求賢一事至難盡也拘攣者不能越常度輕易者不能精選擇私意多者先親故而後孤寒忌心勝者樂輭熟而妒忠直此求賢之所以難也間有高蹈丘園不屑軒冕者

亦當汲汲焉苦心刻意致敬盡禮必欲其爲時一出既得之矣又必度其才能之所堪與其職任之宜稱使舉然當於天下之心然後能收求賢之實效固非曰一人舉而遽用之一人毀而遽棄之也昔周公之爲輔相也執贄而見者以千百計周公不憚吐握之勤以身先天下士故得士爲盛今者晨入堂而出已迫暮其所賓接幾何人哉搜訪不廣則聰明壅招延稍怠則譏議起眞賢恥於自售而求售者多佞人戛戛乎其難也臣望陛

下明詔二三大臣不惟退堂之後宜盡求賢不倦之意其會於堂也正當各以所聞所見某人為賢某人為才某人宜居某職某人宜任某事開心腹露情愫相與講明問辨以盡其所懷日日如是則一日得一日之人才月月如是則一月得一月之人才廟堂或未能盡識則當進侍從之臣相與開廣而究極之講明既盡則進而告君豈復有衡鑑不審是非易位者哉今之所謂進擬者亦略近此意然規模狹而不廣意向私而未公所以

用人雖多而得人甚鮮者正坐此耳舍之不務乃一切諉之曰今世乏才韓愈有言其眞無馬耶其眞不知馬耶臣亦曰其果乏才耶其乏識才者耶願陛下與二三大臣更加之意

唐太宗時魏徵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神色不移上亦為霽威上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鷂竟死懷中又嘗與王珪語有美人侍側上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

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為是耶非耶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為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聖心是之也上悅即出之還其親族

臣聞唐太宗非不談仁義親君子然而緣飾之意多眞實之誠寡觀其鷂死懷中也若有畏憚之心及其論廬

江王妃也初無忸怩之色一聞王珪之諫乃能翻然而改太宗所以興唐者賴有此耳然而未足以語謹獨之學也陛下天稟精粹上娩堯舜所謂過言過行固已一毫無有而臣區區愚慮竊以為誠之一字猶有所未盡夫無矯飾之謂誠無間斷之謂誠臨朝則莊退朝則肆出於眞而莊由乎强此矯飾也可謂誠乎親賢人儒士則難親宦官女子則易難者親之時少而易者親之時多此間斷也可謂誠乎臣在經筵嘗對陛下啓問退

朝入宮之後果何所為陛下語臣曰或觀書或作字或覽四方章奏臣不勝欣喜以為陛下果無暇日也而聞之道路則謂陛下猶未免溺於酒色之娛夫剛制於酒未見好德如好色聖經明訓皎然不誣陛下何不堅忍力行勿以無益害有益乃若左右暬近之人假公徇私者尤不可不戒履霜堅冰至為可畏防微杜漸所當致謹陛下語臣皆正大之論而退考其所行乃有未盡然其與唐太宗雖有畏憚之心而初無忸怩之色者何以

大相過哉願陛下以堯舜禹湯為法兢業戒懼無時怠荒則德日進而業日隆矣有唐之事又何足云

唐德宗大歷十四年以崔祐甫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諸將競論功賞故官爵不能無濫及永泰以來天下稍平而元載王縉秉政四方以賄求官者相屬於門大者出於載縉小者出於卓英倩等皆如欲而去及常衮為相思革其弊杜絕僥倖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

別賢愚同滯崔祐甫代之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
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
不得其道德宗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
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
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為然
臣聞用人之大弊有二其始皆以善用之而其流乃至
於大不善不可不察也何謂大弊有二或失之寛或失
之嚴失之嚴者繩墨太謹而無翕受兼容之量失之寛

者規模太廣而有不避嫌疑之譏茲二者俱未能無弊也常袞為相承賄賂公行官爵冗濫之餘慮無以振頹綱而挽狂瀾故矯之以嚴崔祐甫代之懲袞之狹隘而賢智有鬱抑之歎故復矯之以寛夫矯之固善矣其奈嚴者拘而寛者縱知矯他人之弊而不知巳自墮於一偏之弊故史之論袞雖嘉其杜絶僥倖而又謂其賢愚同滯則是倖門雖窒而正路未闢太嚴之害固應如是耳祐甫欲收時望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一時寧

不甚快然攷其所用多涉親故前後相矯一弊去一弊生豈非矯枉太甚之過乎善哉司馬光之論曰用人無親疎新故之嫌惟賢不肖之為察又曰已不置毫髮私意於其間蓋私者天下之大蠹也不避親故之嫌者固私矣親故果賢以嫌而不用者亦私也遠嫌畏謗者固私矣必待已之所素識而後用之者亦私也何者俱未能克己故也擇人以代天工烏有所謂己哉苟以公為心當用則用當捨則捨付諸天下而已何預焉三代王

佐事業遠矣諸葛亮其庶幾乎郭攸之費禕董允向寵之徒森布朝列一時得人可謂盛矣然亮未嘗以己意而私黜陟也廖立李平用公論斥之而深足以折服其心雖遭廢棄略無怨色非無私何以能若是史臣評之曰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吁若亮之相業又豈衮與祐甫之所能及哉

仁宗皇祐元年以知青州富弼為禮部侍郎初河北大水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弼擇所部豐稔

者五州勸民出粟得五十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及流民將復其業又各以遠近受糧凡活五十餘萬人上聞之遣使慰勞就遷其秩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饑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弼所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

臣竊謂區處流民之策惟富弼之法最為簡要所謂簡要之策惟曰散處其民於下而總提其綱於上而已竊聞金陵諸邑流民羣聚皆來自淮西荷戈持刃白晝肆掠動輒殺傷沿江出兵驅之其在句容之境者軼入金壇若宣城若池陽若當塗所在蟻聚剽刦成風逃亡之卒皆入其黨江南姦民率多附和目前勢已若此冬杪春初日月尚長蔓延不已各將潰裂四出不可收拾臣愚欲乞朝廷行下督府及諸閫與凡安撫總漕諸司作

急措置自一路而推之諸路由諸路而推之諸郡每處流民隨所在分之凡贍養之費惟分則易供居止之地惟分則易足此非臣之臆說也弼擇所部五州勸民出粟得五十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又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弼之所作可謂委曲詳盡矣今日果能推行此策非但勸民出粟而已或撥上供之數或撥樁管之錢或乞科降則上下當相親如一家或請團結則彼此當聯絡為一體而所謂團結者又

不止一途而已能勞苦者庸其力有伎藝者食其業其間有為士者則散於庠序為商者則使之貿遷心有所繫而姦無所萌此皆分之說也分之愈多則養之愈易而其要在督府制閫以及總漕諸司為之領袖而已是故民貴乎分而權貴乎合所謂散處其民而總提其綱者正謂此也臣願朝廷備降富弼法施行使長吏任責一如青州故事流民幸甚宗社幸甚

元祐元年司馬光言朝廷詔近臣舉可任監司者

待其不職亦可并坐舉者吕公著曰亦須執政審擇光曰自來執政只於舉到人中取其所善者用之韓維曰今不先審察待其不職而後罰之甚失理義公著曰除用多失亦由限以資格維又言光持資格太謹光言資格豈可少維曰資格但可施於叙遷若升擢人才豈可拘資格

臣聞國朝之置監司深得漢元封置部刺史之意劉安世嘗極論之以為秩低而權重秩低則其人激昂自進

權重則得行其志此良法也祖宗盛時中外乂安州縣奉法田里無事實由監司得人之故稱為青齊福星者不特鮮于侁一人而已蓋監司與他官不同天下郡縣之吏朝廷除授豈得人人而察之寄按察之權於監司是擇監司者所以擇天下之守令也臣久在外服麤嘗諳歷大率監司之選必清威有時望而後足以激懦習必强敏有風力而後足以糾官邪必曉練有精神而後足以察奸弊此等人才眞未易多得欲諸路監司俱得

若人必不拘資格而後可臣於呂公著韓維之語實深有感焉以元祐盛時可謂賢才彙征之會而監司之任尚有除用多失之憂何哉蓋懲王安石用資淺之人專以資格為重故也司馬光之言曰安石執政始置提舉常平官又增轉運副使判官皆選資淺輕俊之士為之夫安石專用輕俊之士固不可茍有持重知大體聰明識時務而資格未至者可坐視民生之愁困世道之陵夷而不亟選用之乎維之言曰資格但可施於敘遷若

升擇人才豈可拘資格斯至論也今日楮輕物貴役重賦煩兵驕民窮寇盜間作求治之要莫切於擇監司而擇監司之要不當專限以資格漢部刺史以秩低而取之正以此耳今眞才實能每有拘閡而不獲用乃甘心取夫輭熟苟且者而責之以攬轡澄清之舉則宜其廢職而害民也臣願陛下深思祖宗置監司之意玩繹呂公著韓維之言明詔大臣妙選賢明監司勿盡限以資格使之分布諸道以振紀綱以銷禍亂不勝幸甚

蒙齋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蒙齋集卷二至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銜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李鎔

謄録監生臣蘇鳳池

蒙齋集卷二

宋 袁甫 撰

奏疏

正字上殿劄子

臣猥以庸愚誤蒙親擢今兹召對獲覩清光臣竊惟陛下聖德淵静默與天契念慮純一上與天通自臨御以至於今凡幾更變故矣而隨即消弭轉危為安人以為

天數之適然而不知皆聖德格天之功近者北朝首開兵端我師既出其兵旋退人以為羣臣禦侮之力而不知皆天佑皇家之驗夫以陛下積平日畏天之誠而天心又有啓佑陛下之實固宜休祥畢至災異盡除而今乃陰陽未調旱魃為虐不亦深可懼歟甚矣君天下者不可一日而無懼心也懼心常存則妖不勝德懼心或亡則德不勝妖陛下如欲因天戒而回天心變亢陽而致甘澤其道亦無他惟當即陛下畏天之素心愈加警

懼而已天理流行隨寓著見善格天者要必事事知懼何也賢才之用舍關天心之向背今也端良者斥諂諛者用盡言者罰蒙蔽者賞邪正易位白黑不分杜忠良敢諫之門孤上天生賢之意是可懼也民生之安危判天命之去畱今也兵戈既興暴露日久餽餉不繼斂將及民根本一虛則岌岌焉有蕭牆之憂國祚脩短實決於此是可懼也廣謀從衆乃合天心今也陛下深居高拱未盡下情羣臣奉行簿書罕接輿議獨運密謀之意

勝而虛心諮訪之意微將恐天下迫切之情無由上聞是可懼也君臣一德克享天心今也一人憂勤於上而羣臣逸豫於下外患方弭内患方深而熙熙焉無異平時自謂雅量足以鎮浮而不知宴安乃為鴆毒是可懼也法天行健是謂君德今也陛下恭儉有餘而剛斷不足庸夫憸人茍求富貴而未聞大明黜陟以警動衆心將帥交結而軍旅之政壊州郡賄賂而廉節之風衰此皆自貴近者化之不改其源流弊愈熾是可懼也夫此

五可懼者特舉其大端耳其他禍幾亂萌不可悉數其將何以答天譴召和氣哉臣故曰惟當即陛下畏天之素心愈加戒懼而已且臣聞之上有戒懼之君則下無可懼之事懼心不存於我則彼之大可懼者始見此必然之理也陛下誠能繼今以始惕然内省知畏天一念乃我之所固有初無俟乎外求自方寸之清明而推之於朝廷之清明由宫闈之謹肅而達之於政令之謹肅昭公道以破私意之扃鐍擢正人以鍼邪説之膏肓陛

下以是率先於上而股肱大臣又能公聽並觀畢志竭忠以體君上之心耳目之官喉舌之司亦皆博采公論盡吐忠赤以掃積年之弊下至羣工百執事無不精白一心公爾忘私以赴國家之急將見天意回於上災變弭於下豈徒自治吾國而已雖坐制外夷可也何足懼哉不然精神移為怠昬剛强銷為柔懦君臣上下一不知懼而可懼之事衆矣治亂存亡之勢其本在此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

入對劄子 寀宋史本傳由建康判官授祕書省正字此劄追述金陵亦為正字時所上

臣竊惟事君之義知無不言臣効官金陵兩淮之事接於見聞者敢為陛下略言之國家平日以禮義待士大夫固望其有仗節死義之風以恩意撫將帥固望其有捐軀報國之忠以民之膏血豢養官兵固望其為一旦緩急之用而以臣愚見乃無一足仗者此甚可痛心也近年以來兩淮城壁大略具矣而守邊之臣務以其說相勝前者以版築策勳自支郡而易鎮大邦矣後者欲

新其說則必言浚濠之利前者以山城不可移治遷之他郡而且罷黜矣後者欲變其說則必言移治之便方敵未犯淮知朝廷意在安靜則爭進安静之説及敵入寇知朝廷意在振作則競以振作為言此其意但知迎合取寵而曷嘗以宗社生靈為念一朝有變其能盡忠竭節為國死守哉是士大夫不足仗也將帥之臣稍知徇國而能與士卒同甘苦者亦豈無人然大率得軍士之心者少而斂軍士之怨者多債帥之風葢有年矣託

營運之名行朘削之實軍伍之中怨氣滿腹威足以鉗其口而實不足以服其心至於偏裨稍有寸長專務抑遏不使自申疾之甚於仇讎防之過於寇敵非但御下爲然而諸帥之自相與者亦然以勢相軋以計相傾有請於朝則迭爲矛盾脫遇緩急則不復救援師克在和古有明訓今乃不相輯睦一至於此何以辦大事立大功哉是將帥不足仗也國家財力盡耗於餉軍而官軍之不可用無愚智皆知之開禧丙寅之事棄甲曳兵而

走者皆平日厚廩於縣官者也其間稍以立功自見及控扼關隘之人大抵皆義勇民兵萬弩手雄淮敢死諸軍耳近者調兵分屯遣將四出而卻敵兵於中渡者乃强勇軍之桀黠者也戎帥恥已不如力加沮毀且有節制民兵之請幸賴朝廷堅執弗從又欲自招土豪助已聲勢不知素養官軍將以何為是軍士不足仗也此三者皆國家腹心爪牙之用而無一足倚仗者方且上下相蒙以言為諱國將奈何哉夫欲救三弊必有三策一

曰嚴帥守之選二曰併大軍之權三曰興屯田之利所謂嚴帥守之選者牧養之責乃其職分而今日事宜軍旅為急宜擇智畧過人曉暢軍事赤心體國不敢為欺者假以事權寛其財賦委以軍政責以訓練仍俾久任毋復數易其有職事修明者增秩賜金以激勵其志而不然者責罰隨之能否甄別則士大夫爭於効忠矣所謂併大軍之權者沿江軍帥其習於行陣忠勇可用者宜使守極邊以展盡所長其雖有小材不足倚信者宜

以漸汰去毋徒為姑息統兵之政攝官掌之殺其權而損其威行之漸久舉官軍而併隷於帥守無掊克之害無忌嫉之私士氣頓蘇軍心悅服而將帥之弊不復為國家之蠧矣所謂興屯田之利者官軍既不足用則當以民守淮欲民自食其力則當以田給民論者皆謂兩淮在官之田少豪户之田多不知田雖在民力不足耕黄茅白葦極目無際官司若議田租之入彼憚於輸租而輕於棄田則皆官田也然後隨其多寡量以給民而

助其耕種之資將見屯田之利興塞下之粟多民兵之食足而轉餉之費省矣此皆今日至急至切之務而三策之中其處戎帥行屯田二事節目甚多宜從朝廷行下制置司詳加條陳亟以上聞勿事虚言務求實用誠理内禦外之良圖也臣書生妄論當世利病發於忠誠不能自已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輪對劄子 宋本傳由正字遷校書郎後上此劄

臣淺陋書生充員冊府幸叨賜對再覲清光此時不言

豈惟有負私心亦且有負陛下請罄愚衷而畢陳之臣聞朝廷諱言邊事非國家之福也士大夫敢言邊事實國家之幸也雖然邊外事也敢言外事而不敢言内事亦豈國家所望於臣子者哉凡今之言邊事者不過曰將未擇兵未練財未豐爾識大體者又不過曰規模未立血脈未通爾獨不思是數端者其病不在外而在内不在四肢而在腹心曷謂腹心之疾規模未立偷安者撓之也血脈未通壅蔽者隔之也將帥未擇忌嫉者沮

之也兵財未治欺誕者壞之也陛下端居深宮不能盡知邊事則必委諸二三大臣大臣一耳目之聰明亦不能盡知邊事則必有諮訪之人朝夕相親之素或得以窃窺其機優柔浸潤之久或得以巧中其意玩視變故動輙揣摩事雖迫切偷安之說先入為主漸啓荒怠之習而國勢日微稍厭忠直之臣而人才日靡規模若此自謀不給何暇謀人陛下儻慨然覺悟痛懲前失庶幾偷安者無所售其說矣邊塵一起事變萬端自非大開

樂告之門何以翕受羣言之入今則猜防已甚情愫難孚邊境之間妄意揣度以為朝廷之上眞偽不分締交先容者有所奏陳則虛事類指為實孤立寡援者或有控請則實事亦指為虛夫朝廷固未必盡然而疑似則亦有可議比者蜀事初若可駭旋以奏報失實斥免帥守漕臣自此相戒言蜀事者少矣臣得之傳聞方敵人徙汴之始倉皇奔逸可謂無措而上下之間相與辨論輸寫眞情有言畢達敵以鼠伏鳥竄之餘尚有博謀並

采之意我以朝廷清明之際乃自貽上下間隔之憂此微臣所以痛心也陛下儻大明公道則壅蔽者無所容其姦矣擇一大帥謀一邊守採諸輿議未必乏才而必取夫平居親倚左右薦導之人蓋曰如是而後始可信任耳不知至誠許國者無不可信而平居親倚者未必眞可信也抱負奇偉者無不可任而左右薦導者未必眞可任也謹護風寒之地蓋有舉朝明知用非其人而莫肯為陛下一言者姦雄竊窺有輕我心敵人聞之謂

中國何至於夙負物望可當方面者往往忌嫉之說牢不可破雖陛下亦惑之矣臣不知為國擇人何苦沮抑忠賢以快忌嫉者之私乎足食足兵有國所重經理圖維夫豈無策今陛下未有弭兵之期而先有厭兵之心好用言利之人而實無理財之術自有厭兵之心先主於胸中是以羣下之言紛然而迎合外飾虛名而內有排正論之實陽言守禦而陰蓄主和議之心兹不謂之欺誕可乎戎帥交賄非無明禁與其懲賄賂之姦不若

杜其所從入之門州郡苞苴非無明禁與其革苞苴之弊不若清其所從來之原今不務為此而日求生財之策由是括常平之積取州郡之贏曰吾將以供軍也竭彼盈此有同兒戲不謂之欺誕可乎臣是以妄論今日之病雖蔓延於外而實根本於内欲鋤其蔓當除其根偷安之根不去則規模終不可立壅蔽之根不去則血脈終不可通忌嫉之根不去則將帥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則兵財終不可治此斷斷不易之理也陛下何

不超然遠覽深思内憂有甚外患而日夜講求消弭之方乎我祖宗之御天下也政事委於中書可謂專矣然必擇公忠鯁切風采著聞者使為臺諫必擇端亮守正敢於論駮者使為給舍天下之事有利有害羣臣之衆有正有邪所當彈者臺諫得以公彈之所當駮者給舍得以公駮之此祖宗戢官邪肅朝綱之大本也今日誠體祖宗之意以行之俾任是職者不捨大而論細不避難而言易紀綱既正百官承休豈復有為偷安為壅蔽

為忌嫉為欺誕以惑吾之聽者哉唐太宗英主也魏徵進諫則曰兼聽則明偏聽則闇甚矣聽之易偏而邪之易以害正也臣願陛下垂兼聽之美戒偏聽之私充元氣以禦外邪正内治以安邊境國勢日張基圖日固以綿我宋億萬年無疆之休實天下幸甚

知徽州奏便民五事狀

臣一介庸虚寸長蔑有濫膺臨遣承乏新安良由聖朝選拔之公但愧微臣叨逾之過欲求報塞罔憚勤勞儵

更一朞合條五事學不足以窺體統識不足以達事宜惟以便民為心斯乃守臣之職臣昨麈班列獲覲清光思欲少裨聖聰嘗獻仁之一說即蒙俞允且賜褒嘉況今圖為保障深戒繭絲施行於本州者既以仁為先奏陳於陛下者宜以仁為急條目雖異綱領則同惟欲實惠及民而已伏乞睿慈特加開納豈特愚臣之幸實一州百姓之幸

一臣仰惟陛下軫民疾苦切於體膚拯民塗炭急於焚溺所以迓續民命護養國脉為億萬年

無窮之基可謂至深且長矣臣竊見近者朝廷行下本州及監司原申休寧縣體究賦稅事亟須俞音多所蠲減皇乎休哉湛恩汪濊罔間遐邇臣濫綰郡符日與擊壤之民歡欣感戴臣伏覩户部看詳之辭洞見州縣情狀破其私意示以大公其言曰閱繹所申則惟供上窠名裁削不斷若乃留州送使項目責辦如初是特為私已逭責之謀似非有體國恤民之念今準看詳之旨盍疏均一之恩於是不特將上供數目量行減放併將州

郡所得自用者亦行蠲除臣捧誦至此竦然歎服以為
聖朝主張公道勤恤民隱如此蕞爾小郡雖甚迫蹙何
敢不宣明德音推廣仁聞已即備錄聖旨張榜通衢令
深山窮谷之民皆戶知之甚盛舉也抑臣又思之徽有
六邑俱號鑊湯婺源休寧最當沸處今休寧則被惠矣
其獨遺婺源乎況婺源介乎萬山五嶺之間邑最壯民
最獷而財計最耗較之休寧殆又甚焉吏部出闕畏卻
莫前縣佐攝官苟求免過指正稅以解別色郡新錢以

掩舊逋措置既無他策豫借是為良謀纔一二年不知幾萬豪家富室憑氣勢而不輸官租下户貧民畏追呼而重納産税加以連歲不值豐登兼又屢遭回祿學舍庫務幾無孑遺井里市廛莽為瓦礫挈此蕭條之邑畀諸新辟之官補綻支傾忘寢廢食極疲勞而不憚如醉夢之方醒則夫蠲減之恩豈可斯須少緩雖然蠲減誠是也祈哀於公上也膏於本州則是猶未能克己私也已私未克自立藩籬是先以婺源休寧為二也而欲朝

廷視為一體其可得乎臣今所謂一以休寧為準於本州雖有損於朝廷則甚易從苟可利民臣何愛焉尋常州郡得用之錢往往從來視為己物但知厭足其所欲誰肯瘠己以肥人弊俗既成痼疾難療在州之可蠲者既不忍決舍在上之當除者亦不敢申明由其封閉各耑之私執而不通致使周流霶霈之澤格而不下臣之愚陋他無寸長獨於公私義利之間粗知從違取舍之決矧州縣事同一體財賦自合通融今欲稍寛縣道豈

可專撓朝廷須先從本州除靳惜之私又乞朝廷減無名之歛然後凋瘵之邑始獲少蘇臣已將十六年婺源拖下紬絹一萬七千餘匹茶租折帛錢一萬五千餘貫月椿板式錢六千餘貫應是婺源積逋一切權行住催本州撙節浮費代為收簇起綱惟是鑿空白撰之賦皆係上供及總所色目額錢太重虐害細民既非本州所可自專必欲朝廷特與減放向使無例可攀尚欲力行陳乞況有休寧近例婺源事體一般俱從朝廷明降指

揮並係監司差官講究休寧既先減放亦合例及婺源庶幾可以解倒垂之急矣所以條具婺源減放事件臣今已申監司公共保明同銜申取指揮懷不能已豫此控陳伏望聖慈采納施行　一臣竊證本州起發上供絹綢屢言以來左帑卻回數多臣到官之始積下前政數目動踰萬計督促諸邑晝夜不停追逮榜笞紛然四出又緣向來官吏巧行改移雖有人户姓名往往皆非元物今卻而歸之縣縣果何策乎惟有重虐吾民耳臣

每執筆行移甚有慙色上下壅塞無由疏通左帑嚴為
限期急如星火本州懼無可解凜若淵冰臣區區愚慮
深恐今歲萬疋來歲倍之不三五年積至數萬百姓受
害無有已時於是與民圖新多方曉諭皆令加意織造
可保全綱盡收臣粗取信於民民亦遵從其約臣又攷
究自來攬户之弊其受於税户也則昂其價及買諸機
户也則損其直以紕疎難售之絹乘綱運正急之時官
雖明知其奸每每陰墮其術又專揀等輩相為表裏弊

俾多端民户不堪誅求耗用何所從出不過減絲縷之費移以塞無厭之需由是眞偽混淆輻輳交集名虧稅户實則虧官無怪乎左帑之見卻也臣痛懲此弊而一洗之凡攬户盡行罷去專揀悉皆改差所收人户入納之錢僅及則例應於市利縻費之用不取分毫常時所以多取者蓋緣無以飽衆人漁獵之欲耳臣今既剔其蠹復澄其源隸役官場之人並支日食之費在官之所耗者少在民之所利者多又人户歲輸全憑朱鈔即時

給付略無淹留微臣不敢憚勞官吏亦知宣力稍有欺
弊斷在不容民皆曰向也官場邀阻乞覓之弊今皆無
此患矣絹雖有加於前人自爭先而納未嘗輕用一箠
亦不妄追一人諸縣間有過苛本州力行禁約徧散手
牓具述臣心萬目觀瞻豈容欺紿雖然察州人之意亦
有隱忍而不敢言者夫使民至於不敢言臣獨不愧于
心乎何則本州素不產絹大非昇宣之比攷諸新安志
國初歛絹止重數兩其後不能盡遵此制然今甲所載

江東一路税絹共重十二兩獨歙州以咸平二年特旨只以十兩為定併下庫務不得退剝每匹折七百三十一錢至紹興十八年户部符每匹估價二貫足乾道三年詔以守臣納絹擾民鐫秩罷之謫辭曰不念繭絲之闕靡思杼軸之空大哉王言為萬世法其後議者又奏以為户部退剝徽絹屢行禁戢深惟列聖之至意顧豈愚臣之能知然觀加意於徽民乃見夫周道之如砥蓋田税既重則物帛當輕立法公平所宜世守豈虞傳流

之既久反謂寛大為不然漸欲求詳寖非初意今來所
納稅絹精好委勝常年雖圖追責於目前安知可保於
他日竊慮向後繼之者未必盡革兩場乞取之弊亦未
必貼賠專揀日食之費又未必按時給鈔無頃刻停留
之患而徒使徽民入納精好之物則作俑乃自臣始臣
之所謂百姓隱忍而不敢言者此也臣因今歲夏旱禱
祈上天有曰咎實在臣民則何罪臣對天而發此言今
又對朝廷而啓此奏則夫軫恤徽民其容可緩伏望朝

廷證咸平紹興乾道節次寬恤指揮每匹只以十兩為
定仍證舊例行下庫藏如及上項兩數特免退剝退剝
既免則全綱盡納異時既無卻回之患徽民遂有蘇醒
之期祖宗舊風今日復見顧不休哉且臣之所請者十
兩之例退剝之禁皆聖旨也旨由朝廷而頒顧可由朝
廷而廢乎況臣非為己計乃為後圖若今年所起絹綱
多是臣手自揀委可堪充入納斷無退剝之虞萬一有
之皆係佳物民將樂受又何患焉欲望聖慈察臣出於

公心徑下所屬檢舉非但使徽民受無窮之賜亦見朝
廷取法祖宗愛養基本之厚意若朝廷更欲審訂即乞
行下本路監司令取索新安志及節次指揮保明申奏
施行　一臣聞常平義倉之儲所以備凶荒也平居為
有用之備則臨事無缺用之憂今乃不然有儲蓄之名
無儲蓄之實臣歲在己夘贊貳霅川本州常平義倉正
隸本廳掌管閱視簿籍米纔數百斛錢纔數百緡而已
臣為之大駭一州倉儲民命所係空竭如此緩急奈何

及吏攷其故乃知本州秋苗歲入止盈五萬正苗既已甚少義倉自應不多其常平坊場等錢率以敗闕為說艱於催促所入微矣而支用何其夥也若胥吏若軍兵若散從直月廩之數取諸常平使其盡出於公固未甚害其間托名差使輒敢旁緣兒支倅廳自開倅門州郡亦復援例其餘官屬皆有干求由是紛然不勝其衆蓄積本無幾也濫費其可堪乎臣既知其弊遂絶其根率之以身一毫無妄上而州郡下而同官盡裁以公靡容

私請日積月累所蓄漸豐始焉僅四百緡今也乃踰萬數幾三十倍於前矣秩滿之日上之倉司故案可覆也臣因此思之使天下諸郡遲之一兩歲之久皆有三十倍之多何積貯之足憂何水旱之足慮但今之居官者苟求塞責不務恤民常平使者歲歲差官州縣寮屬時時覆覈或以虛為實或指東為西上下交欺莫此為甚安在其為儲蓄之實乎臣試郡來此首以是為先但本州土瘠民貧賦煩役重每遇冬春之際或逢霖雨之餘

穀價稍增民食稍缺則官開倉廩亟濟貧民蓋不待凶年饑歲流離餓莩然後為濟糶之舉也故民之所以望於官者甚重而官之所以塞其望者甚難萬口嗷嗷日冀發廩猶賴常平之外又有平糶一倉主於漕臺隸於本郡每欲告急即行飛申臣到任以來請之屢矣今歲夏無梅潦民户多以旱聞其所望於官司尤非平日之比也畧計六邑之内婺源祁門黟縣雨頗霑足民皆歡呼若歙若休寧若績溪仲秋以後始獲甘霖早禾已不

及時中晚庶幾可望臣之愚衷謂除得熟縣分外其旱歉諸鄉若不亟拯困窮將見立塡溝壑為民父母當若之何所合將常平義倉儲蓄之米多行賑糶民方倒垂庶可寛釋本州痛節浮費趲促羸餘選委官寮置局收掌於兩浙豐稔之邦收糴以償元數官無所耗而民得所利直至來春可以接食且散且補循環不窮信乎兩全之策矣若目擊民饑積而不散豈不大失置倉之本意若輕於捐廪知散而不知補又何以為國家異時之

永圖臣麤知體國之心行愛民之政既申給散之請必為可補之圖非敢徒事空言而已也若夫輕關市之征寛租賦之入權勸分之宜凡可以救荒者臣皆勉而為之惟夫常平一事非臣之所得專所乞從朝廷行下轉運常平兩司勿拘常程多命濟糶下可以副一州徯望之意上可以廣聖朝矜恤之仁伏惟睿慈果斷而亟行之不勝大幸　一臣證得本州僻處萬山之間最畏水旱晴稍久則農田已憂枯槁雨稍多則山水便見横流

里諺云三日天晴來報旱一聲雷發便撑船言其易盈易涸之甚也故此州農田多藉水利因溪堰水者謂之堨鑿田蓄水者謂之塘興工雖難為利則廣修治不輟灌溉甚多彌望數百頃之禾惟資一塘堨之澤臣嘗詢之長老一一具能言之奈何計近而忘久者乃人之常情趨省而憚費者亦民之通患本州地少下濕滿目皆是高田訪聞舊年嘗憂夏旱偶值數載之內率多霖潦之時小民玩習目前以為歲歲如此不思及時瀦水專

望雨降自天彼豈不知天時之難必哉蓋修築塘堨為費不貲徽民素貧惜錢如命苟可僥倖得省遂謂卒歲無憂其愚亦甚矣臣因今年季夏雨澤愆期日夜禱祠靡所不至痛心疾首無地自容因思水利有餘何至煎熬若是雖然水利之廢罪不專在民也向來官司施行以塘堨為大事上而常平使者提其要下而州縣佐令任其詳每遇農隙之時舉行檢視之令縣具圖籍來上於州命官僚躬行阡陌建土埄牌以為標識集大小保

以定户名某堨興修某塘湮塞衆目共見不可厚誣然
後因其廢興稍加懲勸官既以是為急民亦孰敢弗勤
數年以來恬不加察問其主名則含糊難攷按其故籍
則散漫罕存苟且如斯可為太息然而墜典未久舊例
可尋欲乞朝廷下之倉司倉司下之郡佐時時督促處
處舉行若縣道視為常程保甲不加檢舉别委官屬察
探以聞慢令之人必罰無赦如此則水利常足農田無
虞抑臣又嘗以所聞質之鄉俗皆言堨不可增塘尚可

益但開塘費重難以責民莫若剗在官之田或買民家之産多興陂塘之利用濟無力之家官吏為之防閑歳時加之濬治或遇旱涸放令流通誠大惠也臣偶閱故牘見曩年績溪知縣王柟買田一百五十餘畝開塘六十八所夫縣尚能為何以州反不能為乎伏望朝廷采臣所奏行下本路常平司盡剗沒官田産以充開塘之用臣亦當節縮浮費以助興修之工後人繼之有志民事又將陸續必可有成於朝廷無分毫費用之憂於民

間有世世無窮之利顧不韙歟惟聖慈開納幸甚一
臣竊證本州從來多有火災雖間出於意慮之所不及
然由人事有所未盡臣自到官以來首以是為急務嚴
保甲圖籍則擇防虞官正副八人皆鄉之所推重者總
之修四隅火備則官多置器用且令各自為備而日命
兵隅官察之案兵隅官三字可疑或以兵官監視四隅因創此名或即上文防虞官之訛無別本可校今仍原文置潛火軍卒則籍定姓名每旬番上且給官錢
犒之凡此特瑣瑣常行者耳惟是依山為郡號為産木

之鄉未聞邃宇高堂盡是竹籬茅舍融風一扇煨燼無餘雖屢拯災莫知改轍臣曲加曉譬幸其樂從然慮貧弱之徒不堪營造之費官給錢本鳩集陶工開其借貸之門寛其責償之限今則棟甍相接氣象一新似可弭患於未形豈徒救災於已著雖然猶末也有所謂至大至急之務衆人皆以為不可緩者惟魚梁乎此梁面挹紫陽山陰陽家曰山之在前者既有崔嵬崒嵂之勢則水之映山者當有淵渟演迤之形清輝相含則鬱攸退

避雖一家之學不足深泥然五行之理亦信有之向來草創之初未遑經久之慮捍以柵木壅以囊沙偶值久晴猶云可也霖雨暴漲聲吼如雷溪流激湍勢疾如箭則蕩然一空矣臣去歲捐金錢因舊址重加修葺頗勝曩時緣波接天澄然無際使常如此寧非大利但堤防不固水勢易陵終非永永之計臣愚以為若欲久而勿壞莫若以石為之夫石之勝於木也人人共曉特不肯為耳一二年來有官守者率多苟且卷官帑以資私藏

累千萬而未厭為公家而作好事拔一毛亦不為豈但石梁一事哉臣鄙陋不善生財麤知節用今來痛減浮費趲到錢一萬五千緡見今計度工役鑿山取石俟冬間水落之後方可漸次舉行難者曰歲非豐稔小民嗷嗷冬春之交正宜賑恤奈何興此役以困民臣應之曰是乃所以救民也獨不觀范仲淹之治杭乎皇祐間吳中大饑殍殣枕路仲淹以為歉歲工價至賤乃令佛廬興土木之役又新倉廒吏舍民之仰食於公私者日數

萬人監司劾之仲淹自陳興造之由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惟杭民無一流徙前輩講之熟矣今及小歉之時興石梁之役既可以濟貧民於目前又可以貽利澤於悠久誠一舉而兩得也又何憚而不為乎伏乞聖慈允臣所奏施行

蒙齋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蒙齋集卷三

宋 袁甫 撰

奏疏

知衢州事奏便民五事狀

臣準令監司守臣到任及半年以上具民間的實利病及邊防事件以聞臣一介疎庸蒙恩假守寸長蔑有下攷將書仰遵成憲合陳五事臣不敢泛舉不切之務亦

不敢冒貢出位之言謹以本州實事條畫具奏伏望聖
慈特賜睿覽如或可採即乞須降指揮施行須至奏聞
者　一臣近者恭覩陛下親灑奎畫以興教化新士風
爲急以涵養未充薫陶或闕爲憂申飭中外俾加訓廸
猗歟休哉可謂深明治道之先務矣臣所領此州本號
多士年來教官失職學無宗師廉恥道喪士習日卑夫
上有緝熙問學之君而下無明師碩儒以推廣德意將
恐訓辭雖切教化弗興天理民彝益就湮晦臣甚懼焉

深惟挽回風俗之趨莫若尊禮譽望之士乃招致鄉曲名流賴其表倡遴選前廊職事助其訓誘朔講之外立爲旬講擇通經者敷繹義訓臣躬率郡寮入學以聽又以廩給素薄衿佩蕭疎遂那撥郡帑及議歲捐緡錢一千補助贍養以至先聖廟貌諸生齋室稍復加葺煥然一新由是學舍之教養稍備會新教授葉汝明之來臣力告以教導之方且勉其辰入酉歸不離直舍躬率以正則觀感易孚講論無倦則義理日新以至研究訓詁

之纖悉攷驗誦習之勤惰孳孳勉勉不敢曠廢又念固窮之難所當深體其有假館于外者旣俾入學則每月致餽以代束脩之資其有課業精進者欲示激勵則不時旌賞以爲衆士之勸凡此所費皆自郡出不爲學舍之累其區處可謂備矣而臣區區之志則不以是爲足蓋與教化者不當僅止于革面善士習者必當開明其本心降衷之良秉彝之懿凡民莫不皆然況名之爲士乃不知孝弟本良能忠信非外鑠甘于習俗之卑陋蔽

其道心之光明縱由科舉以進身莫識事君之大義國家果何賴于若人哉臣雖迂愚頗自信其本心每造學宮與諸生講明此道庶幾士心興起道化流行不負聖朝作成之意如陛下以臣言爲可採欲乞朝廷行下諸路提舉司俾風示諸郡凡職在訓導者勿以聖訓爲空言必求興學之實政將見四方士風翕然丕變所有本州每歲助養士千緡乞朝省劄下以憑遵守不但一時之利可爲永久之規臣不勝幸甚

一臣竊謂保甲之

法所以聯屬鄉井親比人民深得古者比閭族黨相助之遺意近年以來有保甲之名而無綱維之實居雖比鄰心實胡越是無怪民心之渙散習俗之澆漓也臣攷之此郡保甲素具案牘並存姑以州城之内言之分爲十寨統以寨官立法非不詳盡然而上下之間視爲虚名不究事實歲月既久多復弛廢臣近因講行火政嘗會僚屬集于公所相與商訂咸謂若欲聯比有法豈可統率無人遂稽鄉評擇衆所推服者請充鄉官俾之領

袖每寨或三四人或五六人視鄉界之廣狹以爲人數之多寡區畫既定衆論皆以爲允但糾率鄉井本是難事有整齊法制之術當有激勵人心之具譬猶善養身者欲肢體之强于外則必有精神以運于内整齊法制之術猶人之有肢體也激勵人心之具猶身之有精神也攷諸周官所載月吉則屬民讀法或書其德行道藝或書其孝弟睦婣任恤今略倣是意置簿一而名曰鄉記閭里之内凡爲善之實卓然有可稱者鄰保推舉鄉

官保明直書其事聞之于州本州驗實書之于記凡不
美之事如賭博鬬毆殺傷盜賊之類官司隨時參照見
得界内戒謹寧謐並無違犯亦書之記每遇月終通攷
所書以覼鄉官勸率之實有善而無惡者爲上雖無善
而亦無不善者次之凡此二等眞可襃嘉本州別行措
置官錢另項樁管名曰厚俗庫于内支錢益以公醞旌
賞爲善之家仍致鄉官之餽庶使人心覼感轉相勸勉
風俗可以漸化臣冒昧試郡愧無善狀以淑是邦每于

聽訟之際見有好貨忘義恃勇輕生違法悖理之事未嘗不爲之惕然恐懼早夜以思何以風動斯人惟有旌善可使不善者知恥人心本無惡天理不終泯感發轉移之機至不可忽也臣愚不敢妄爲臆說葢受教于先臣參論于師友皆謂撫字當以風化爲先而風化當以書善爲急故篤信其舊聞而欲見于行事如蒙聖慈以臣言爲可採不徒可行之一邦亦可施諸他郡乞從朝廷行下監司推廣奉行其于聖化不爲無補　一臣聞

州縣本一體利害不兩立必存損上益下之公心乃有興利除害之實政臣契勘本州管下諸縣内西安龍游常山遞年二税多行豫借積累寖深遂成痼疾臣始聞之爲之大懼亟加詢究乃知前此縣道催科無方廹于期會不剋追掛欠之戸惟告急富强之家此曹非有所利何肯與官交涉全楮收受而坐折見鏹錢入吏手而復多侵漁虧損非一不可枚舉展轉失陷職此之由臣撿覈簿籍攷究源委見得此三邑遞年拖下本州諸色

官錢爲數甚多而又積壓豫借如此雖有妙手實無所施臣謂不大有所更張不可爲也于是立爲二說斷在必行一曰蠲欠二曰代解何謂蠲欠證得諸邑自嘉定十七年至寶慶二年凡此三年之內皆有拖違但歲有淺深故數有多寡逐節行刷具盡見數目十七年之欠人知其斷不可催蠲之易爾元年之欠猶覬其或可催理蠲之已爲難矣乃至二年見欠二稅今舉天下皆以爲當催孰肯輕議蠲減哉臣謂救宿弊者不顧目前之

計懐永圖者當爲度外之舉蠲所易蠲不足以蘇民瘼蠲所難蠲乃可以紓民氣于是將二年逋欠亦行斟酌倚閣然在諸縣既被惠利之實則在本州當節非泛之支節之于此而寛之于彼川實谷虚理勢然也臣素無能解惟有樸忠既不飾厨傳以悦過客之心又麤謹廉隅以守自律之戒故所入比之常歳雖大爲虧少然亦勉自支吾不見其甚費臣所謂蠲欠者此也何謂代解諸得本州雖與諸邑減免舊欠然而蠲除之後諸邑合

解上供諸色官錢尚數萬緡無從措辦今本州既欲其
勿借之民則亦豈可復催之縣然而上項官錢皆係起
解朝廷諸色窠名分毫不可違欠本州上不敢控告朝
廷乞行蠲減下又不敢督促諸縣復行豫借反覆紬繹
束手無策意者必得別項官錢在經常之外與之代解
然後可革豫借之弊本州適有歲責江山酒息錢前政
舊管一萬緡益以臣到任之後今歲新收可得二萬五
千緡臣不免盡捐之三邑以充代解之數鏤之板榜揭

之通衢闔郡之民歡聲四起臣所謂代解者此也既與蠲閣舊欠又與代解官錢即此兩項合八萬二千餘緡凡前日積累豫借皆可整行銷豁宿弊一洗而盡目今悉是正催但所慮者病端易開實政難保繼此為邑令者必深知豫借之為害常如疾病之在身已蠲欠者勿再催已代解者勿更取杜絶蠹根乃可為悠久之利臣愚欲望朝廷劄下本州證應庶幾明白洞達行下三邑常切遵守勿復開豫借之門以貽後日之患　一臣前

既陳江山煮酒息錢盡捐以充代解之數矣然猶有未盡愚悃不可不爲陛下索言之契勘本州創取此酒歲有增數其初止因入夏之後官醞將竭無以接續則取此酒以佐之在官有倍稱之息在民無闕沽之患不可謂非權宜之策也一二年來所取至三萬餘數益多弊益甚其收買也吏緣爲姦錢不時支于是有酒户患苦之弊其搬運也舟陸有費破損責償于是有人夫怨嗟之弊其發賣也官督吏胥强以高價于是有出賣不行

之弊其收息也輕空滲漏一切代還于是有笞箠監繫之弊嗚呼始欲謀利而終至繫刑仁人君子亦何忍爲此易窮則變變則通弊既極矣可不思所以變通之乎臣酌取中制于舊例三萬緡之内三分殺一止取二萬以新收息錢併舊管盡以代三縣起解上供諸色官錢此令歲之數然也來歲以後此酒可以勿取縱如令歲費用之多亦可如臣所減之數行之以漸此酒斷可住罷臣愚欲望朝廷劄下本州證令來所申限以二年務

要免行取責江山煮酒是亦寛民力之一端也　一臣伏覩乾道中廷紳奏請處州行義役一事謂隨役户之多寡量事力之厚薄輸金買田永爲衆産遇當役者以田助之從公評議推排役次以名聞官有協比輯睦之風無乖爭圖訟之俗當時皆稱爲利民朝廷即從而俞允自時厥後州縣推廣而奉行之者蓋相望也然而義役之在州縣間能保守于悠久者不一二而廢壞于不旋踵者常十百其故安在蓋差役之利在吏而不在民

義役之利在民而不在吏差役如舊則請囑之門開義
役一成則漁取之路絕非得仁守廉令出力以維持之
其不乘間伺隙沮其謀而敗其成者鮮矣臣自領郡符
首訪此邦義役之利病知諸邑間有已結集去處歷歲
寖深或多廢弛有上戶併呑義役之田而至于壞者有
都內貧富改易不常而至于壞者有逃絕稅賦官司强
抑保長而至于壞者有重難科配官司困苦保正而至
于壞者有役首不公額外斂率衆戶交怨收取元產而

至于壊者縣道方將以差役爲利源豈復問義役之成否法日以弊民不聊生環千里而爲守者忍坐視之乎臣知其然深欲講明而經理之以諸邑版籍不明病于豫借苟持心欲速輕易舉行則攷覈之無據推排之不精利未必形而害已先見矣故臣志雖立而事未舉勢雖可而謀未堅職思其憂反覆紬繹靜言尸素亦既周星方將控忱請以丐閒奚敢任斯責而集事然而揆之于理或可講行縱不能玩愒歲月効尺寸之微勞豈不

能開剏其端決此邦之大計况豫借之弊已遂蕩滌失陷之税可以推尋經界料量之事固未易言結集義役之圖不妨漸舉惟是人心難一公論易揺自非𠅘廟之明謨何以杜豪家之異議臣敢冒昧有請欲望聖慈俯賜睿斷如許本州講行義役一事即乞劄下特從所申仰容逐一條晝規模續次申聞朝省遴選強明之官分任勸率之責不苟目前期爲經久實千里生民大幸

江東上封事

案本傳由知衢州移提舉江東常平後提㸃本路刑獄時所上

臣將指外服不當出位言朝廷事傳聞今月三日京城火災延及宗廟三省臺部百司庶府以至民居大半灰燼奔避而死者數亦不少此殆皇天震怒之極國家殊常之災四方聞者莫不駭懼臣子苟懷愛君之念正當度越拘攣披瀝肝膽感悟上心挽回天意今朝廷若止將失火之人梟首示衆而陛下又不過避殿減膳僅舉一二典故止作常事施行乃欲轉災為福此必無之理也且乖氣致異蓋有積漸敬天之怒當謹幾微陛下胡

不思連年荒歉民窮無告流離餓莩填委溝壑天意怒
矣而陛下未悟星行示變莫非兵象今夏水溢三月不
退天意怒矣而陛下未悟閩中江右寇暴相挺章貢肝
江叛卒繼擾敵兵犯蜀搖我襄漢草寇起衢迫我畿甸
天意怒矣而陛下又未悟董仲舒有言天出災害以譴
告之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陛下
歷觀數年以來災害譴告有之矣怪異警懼有之矣天
之于陛下其仁愛切至如此而陛下猶未之悟今京城

火災可謂傷敗之證天意震怒至此已極陛下不于此時深念致災之繇亟思銷變之道翻然悔悟痛自刻責臣恐天怒益烈甚可憂也甚可畏也臣聞變不虛生緣事乃起臣請言所由起者宮壼旣正嬪御復增耽樂是從虧損聖德果天意耶臨御以來羣心顒望未聞總攬惟事仰成果天意耶國有忠賢實爲元氣摧敗困沮生意幾絶果天意耶上下不交以言爲諱鉗口結舌相習成風果天意耶其他如姦贓之吏充斥州縣椎剝膏血

苞苴肆行私家之積過于公家怨讟交興災變遂作天意人心實同一機產禍之胎端在于此昨者禁扈之火中外固已驚異今乃災及太廟陛下念到祖宗寧不哀痛況迫近君門是欲使陛下反躬修德也延及三省是欲使人臣戒懼悔過也又及御史臺諫院是欲使風憲之地昭明公論也又次及六部寺監庫務是欲使舉朝之士洗心滌慮也上天震怒如是猶未忍遽忘仁愛之意故令陛下目擊心解改弦易轍儻尚謂鎮靜可以應

變毋乃愈重天怒乎今日下詔罪己陛下必所不憚但
應天當有實事空言何足動人卻恐詔令之出稍涉泛
常施行之間無所聳動四方百姓必謂陛下當如是之
災而實未嘗知懼上天之仁愛陛下者于是有大觖望
矣事幾所在間不容髮上關宗社臣實寒心是用不量
疎遠罄竭愚衷臣願陛下下哀痛之詔盡革往愆清心
寡欲躬親庶政減嬪御以肅宮壼進忠賢以重朝廷排
斥憸諛奬扶讜直誅鋤貪虐之吏丕變苞苴之風日與

二三大臣開示大公屏絶私意如此而天怒不回災變復見則雖碎臣之首以懲謬妄臣不悔也國家安危之機正在今日惟陛下亟圖之取進止

應詔封事案本傳此封事亦提點江東本路刑獄時所上

臣仰惟陛下肆頒手札繼發德音以同禄挺災近在京邑側身引咎博求直言深見陛下祗畏天威悔過修德之心臣未奉詔之前嘗于九月十九日首騰奏疏上徹天閽謂答謝明譴莫若下詔罪己今求言之詔果下矣

臣苟愛身忘國不復盡吐肝膈少效懇款忠愛之義以
仰裨聖明之萬一是臣大負陛下也陛下縱不誅臣天
亦將誅臣矣謹上封事惟陛下垂聽焉臣捧讀明詔至
所謂痛哭流涕何以贖愆不覺仰天泣下知陛下眞有
此心是以眞有此言決非緣飾于辭令者所能爲也且
夫災起都城天意何在蓋欲陛下因其所可見察其所
不可見耳陛下深居九重四方雖有危急之事君門萬
里烏得盡知左右之臣雖知而不言疎遠之臣欲言而

無路所賴以丁寧告戒一悟聖心者惟天而已矣天謂寇盜縱横民罹殘虐室廬丘墓往往爲墟大傷孝子慈孫之心此陛下所不見故使陛下親見延燎太室驚動神靈俄頃之間化爲灰燼雖欲不痛哭流涕不可得也天謂所在州縣水溢爲災江湖城市莽爲巨浸生生之具漂没幾盡此陛下所不見故使陛下親見公宇蕩居民荒燬衆大之區變爲瓦礫雖欲不痛哭流涕不可得也天又謂頻年以來干戈滿眼老稚轉徙溝壑壯者

流散四方亦陛下所不見故使陛下親見都人避逃號呼道路上及朝士廨舍爲灰骨肉犇迸雖欲不痛哭流涕不可得也天又謂歲屢不登餓殍盈野公私之力耗于賑荒迄今饑民氣息尚存狀如鬼質此陛下所不見故使陛下親見都城被焚之家悉仰贍給錢粟易竭民饑無窮其間死傷之人卒致銜寃于地下雖欲不痛哭流涕不可得也夫內之形徵卽外之形徵外之氣象卽內之氣象姦邪導諛之人競欲以甘言佞辭蔽陛下之

耳目而天心仁愛特以氣象形徵之彰彰者開陛下之聰明使陛下雖不日接四方萬里之事而天威赫然曾不越乎咫尺之間嗚呼何其眷陛下之深而愛陛下之切也然則陛下思所以悔己過答天心者可無以踐痛哭流涕之言乎且臣聞之憤切之言激于事變修省之實決于力行凡人一語之發尚當表裏相符大哉王言誕告萬方不特人聞之天亦聞之而可不求所以實其言耶陛下所謂痛哭流涕者蓋一時憤激之辭已而怠

久而忘之矣今日求言之本旨正欲以昭示修省之實
共圖銷弭之道陛下對越上蒼而發斯言臣亦對越上
蒼而爲陛下盡吐之且陛下爲宗廟社稷生靈之主必
當以宗廟社稷生靈爲心自臨御以迄于今凡八祀矣
陛下所恃以乂安海内者蓋曰宰臣輔翼于下眞魚水
相得之歡也而宰臣所恃以鎭服人心者蓋亦曰陛下
臨照于上眞風雲際會之辰也然而中外多事國步孔
艱宰臣之勤勞亦已至矣三數年來積勞成疾猶不避

事陛下正當深加體恤以全君臣之誼可也何爲高拱無營自暇自逸而獨使宰輔以有限之筋力當無窮之憂責歟夫君相之閒其合也甚難而其全也尤難書曰自周有終相亦惟終釋者曰忠信爲周忠信云者不事形迹純全無僞之謂也陛下以忠信待宰臣宰臣以忠信事陛下向也謙沖退托而未遑親政令也國事明習而總攬萬幾在我初無私意而天下信其當然是之謂忠信是之謂全君臣之交若夫臣有所顧而不得以自

遂君有所為而不果于自奮君臣苟避嫌疑不用其情
而舉天下國家安危存亡之故泛泛焉付之無可奈何
固已不能上當天心矣及其患生于所忽災起于非常
僅欲以區區之空言掩天下之觀聽吾誰欺欺天乎且
陛下先以習安玩常之見入乎胸中而或者從而附和
之曰今日之災乃天數非人事也又曰直言不得不求
非必盡聽也又曰他事不必改更惟汲汲于營繕可也
曁乎土木畢興輪奐復舊陛下晏然處之不思改絃易

輟今日素服避殿之心復轉而爲荒耽酒色之心今日減膳徹樂之心復轉而爲平日般樂怠傲之心今日求言修政之心復轉而爲平日不親庶務之心陛下既自處于無爲乃朝夕督責大臣以有爲而又適遭乎搶攘多故之秋烽煙之未息羽書之旁午東淮尚煩區畫西蜀更費隄防敵人求和意猶叵測使命輕遣或貽後悔叢此責任憂慮萬端陛下盡欲以委宰輔耶臣恐非元首起股肱喜之義也天下之命寄于陛下陛下之命資

于宰輔宰輔又資于執政臺諫待從百執事之人等級
相承血脈相貫必也陛下以奮厲興起之意率先于上
然後精神之所運用風采之所振發機括一轉羣聽咸
新雷動風行捷若影響又何患人心之不悅天意之不
解乎陛下若徒謂一時憤切之言形于紙上者足以回
天心不知修省之實關于政事者乃所以消天譴則所
謂痛哭流涕亦空言而已虞書曰后克艱厥后孔子曰
爲君難蓋謂夫尊居九五事繁責鉅非可以易心處也

若如陛下盡諉其事于人而憂懼不切于己則爲君者何其甚易而不難耶臣願陛下澄心定志深思痛省今日之天下乃祖宗之天下立政當以天下而立用人當以天下而用行至公無私之大道全保護宰相之大體牽厲羣工大明黜陟變委靡衰弱之陋習爲滌蕩振刷之宏規斷自聖意灑然與天下更新如此則宗廟社稷可使久安天下人心可使咸悅而皇天威怒庶其可回矣不然乾綱不振政事不親國勢朝綱日就萎苶天意

謂陛下爲如何謂宰臣爲如何日監在茲凜凜乎甚可懼也陛下以直言求臣臣發于忠愛不容緘默位卑言高罪當誅殛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蒙齋集卷三